韓詩外傳/卷第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齊宣王謂田過曰：「吾聞儒者喪親三年，喪君三年，君與父孰重？」田過對曰：「殆不如父重。」宣王忿然，曰：「曷為士去親而事君？」田過對曰：「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，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，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。受之於君，致之於親。凡事君，以為親也。」宣王悒然無以應之。《詩》曰：「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」

趙王使人於楚，鼓瑟而遺之，曰：「必如吾言，慎無失吾言。」使者受命，伏而不起，曰：「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。」王曰：「然，瑟固方調。」使者曰：「調則可記其柱。」王曰：「不可。天有燥溼，絃有緩隱，柱有推移，不可記也。」使者曰：「臣請借此以喻。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，亦有吉凶之變，凶則弔之，吉則賀之，猶柱之有推移，不可記也。故明王之使人也，必慎其所使，既使之，任之以心，不任以辭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」

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。當曹相國為齊相也，客謂匿生曰：「夫東郭先生梁石君，世之賢士也。隱於深山，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。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，願先生為之先。臣里婦與里母相善。婦見疑盜肉，其姑去之，恨而告於里母，里母曰：‘安行。今令姑呼汝。’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，曰：‘吾犬爭肉相殺，請火治之。’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。故里母非談說之士，束蘊請火，非還婦之道也，然物有所感，事有適可。何不為之先？」匿生曰：「愚恐不及。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。」於是乃見曹相國曰：「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終身不嫁者。則自為娶，將何娶焉？」相國曰：「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。」匿生曰：「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，世之賢士也。隱於深山，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。相國娶婦，欲娶其不嫁者，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？」於是曹相國因匿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，厚客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」

孔子曰：「昔者周公事文王，行無專制，事無由己，身若不勝衣，言若不出口，有奉持

於前，洞洞焉若將失之，可謂能子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承文武之業，履天子之位，聽天下之政，征夷狄之亂，誅管蔡之罪，抱成王而朝諸侯，誅賞制斷，無所顧問，威動天地，振恐海內，可謂能武矣。成王壯，周公致政，北面而事之，請然後行，無伐矜之也，可謂能臣矣。故一人之身，能三變者，所以應時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，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」

傳曰：鳥之美羽勾喙者，鳥畏之。魚之侈口垂腴者，魚畏之。人之利口贍辭者，人畏之。是以君子避三端：避文士筆端，避武士之鋒端，避辯士之舌端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友敬矣！讒言其興。」

孔子困於孫蔡之間，即三經之席，七日不食藜羹不糝，弟子有飢色，讀《詩》《書》習禮樂不休。子路進諫曰：「為善者，天報之以福。為不善者，天報之以禍。今夫子積德累仁，為善久矣。意者尚有遺行乎，奚居之隱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由來！汝小人也，未講於論也。居吾語汝。子以知者為無罪乎，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？子以義者為聽乎，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？子以廉者為用乎，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？子以忠者為用乎，則鮑叔何為而不用，葉公子高終身不仕，鮑焦抱木而立，子推登山而燔？故君博學深謀，不遇時者眾矣。豈獨入哉？賢不肖者材也。遇者時也。今無有時，賢安所用哉？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，立為天子，其遇堯也。傳說負土而版築，以為大夫，其遇武丁也。伊尹故有莘氏僮也，負鼎操俎調五味，而立為相，其遇湯也。呂望行年五十，賣食棘津，年七十屠於朝歌，九十乃為天子師，則遇文王也。管夷吾束縛自檻車，以為仲父，則遇齊桓公也。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，為秦伯牧牛，舉為大夫，則遇繆公也。虞丘名聞於天下，以為令尹，讓於孫叔敖，則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功多，後戮死，非知有盛衰也，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夫驥罷鹽車，此非無形容也，莫知之也。使驥不得伯樂，安得千里之足？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。夫蘭茝身於茂林之中，深山之間，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蒼。夫學者非為通也。為窮而不困，憂而志不衰，先知禍福之終始，而心無惑焉。故聖人隱居深念，獨聞獨見。夫舜亦賢聖矣，南面而治天下，惟其遇堯也。使舜居桀紂之世，能自免於刑戮之中，則為善矣，亦何位之有？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當此之時，豈關龍逢無知，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？此皆不遇時也。故君子務學，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。子無惑焉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鶴鳴九皋，聲聞于天。」

曾子曰：「往而不可還者親也。至而不可加者年也。是故孝子欲養，而親不待也。木欲直，而時不待也。是故椎牛而祭墓，不如雞豚逮親存也。故吾嘗仕為吏，祿不過鐘釜，尚猶欣欣而喜者，非以為多也，樂其逮親也。既沒之後，吾嘗南遊於楚，得尊官焉，堂

高九仞，轉轂百乘，猶北鄉而泣涕者，非為賤也，悲不逮吾親也。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。若夫信其志，約其親者，非孝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有母之尸雍。」

趙簡子有臣曰周舍，立於門下三日三夜。簡子使人問之，曰：「子欲見寡人何事？」周舍對曰：「願為諤諤之臣，墨筆操牘，從君之後，司君之過而書之，日有記也，月有成也，歲有效也。」簡子居則與之居，出則與之出。居無幾何，而周舍死。簡子如喪子。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，酒酣，簡子涕泣。諸大夫皆出走，曰：「臣有罪而不自知也。」簡子曰：「大夫皆無罪。昔者吾友周舍有言，曰：‘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，眾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諤諤。昔者商紂默默而亡，武王諤諤而昌。’今自周舍之死，吾未嘗聞吾過也。吾亡無日矣。是以寡人泣也。」

傳曰：齊景公問晏子：「為國何患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患夫社鼠。」景公曰：「何謂社鼠？」晏子曰：「社鼠出竊於外，入託於社，灌之恐壞墻，燻之恐燒木。此鼠之患。今君之左右，出則君以要利，入則託君，不罪乎亂法，君又並覆而有之。此社鼠之患也。」景公曰：「嗚呼，豈其然！」「人有市酒而甚美者，置表甚長，然至酸而不售。問里人其故。里人曰：‘公之狗甚猛，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，狗輒而齧之，是以酒酸不售也。’士欲白萬乘之主，用事者迎而齧之，亦國之惡狗也。左右者為社鼠，用事者為惡狗，此為國之大患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。」言朝廷皆小人也。

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謂宋君曰：「夫國家之安危，百姓之治亂，在君之行賞罰。夫爵賞賜與，人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」 君曰：「善。寡人當其美，子受其惡，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。」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，大臣親之，百姓畏之。居不期年，子罕遂劫宋君而奪其政。故老子曰：「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胡為我作，不即我謀？」

衛懿公之時，有臣曰弘演者，受命而使。未食，而狄人攻衛。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。其民皆曰：「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，鶴也。所愛者，宮人也。亦使鶴與宮人戰。余安能戰！」遂潰而皆去。狄人至，攻懿公於熒澤，殺之。盡食其肉，獨舍其肝。弘演至，報使於肝。辭畢，呼天而號。哀止，曰：「若臣者，獨死可耳。」 於是遂自刳，出腹實，內懿公之肝，乃死。桓公聞之，曰：「衛之亡也，以無道也。今有臣若此，不可不存。」於是復立衛於楚丘。如弘演，可謂忠士矣。殺身以捷其君，非徒捷其君，又令衛之宗復立，祭祀不絕，可謂有大功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四方有羨，我獨居憂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不敢休。」

孫叔敖遇狐丘丈人。狐丘丈人曰：「僕聞之，有三利必有三患，子知之乎？」孫叔敖蹙然易容曰：「小子不敏，何足以知之。敢問何謂三利？何謂三患？」狐丘丈人曰：「夫爵高者，人妬之。官大者，主惡之。祿厚者，怨歸之。此之謂也。」孫叔敖曰：「不然。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。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。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。可以免於患乎？」狐丘丈人曰：「善哉言乎！堯舜其猶病諸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溫溫恭人，如集於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」

孔子曰：「明王有三懼。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，二曰得志而恐驕，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。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，大敗之，兼有南夷。當是之時，君南面而立，近臣三，遠臣五，令諸大夫曰：‘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。’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。昔者晉文公與楚戰，大勝之，燒其軍，火三日不息。文公退而有憂色。侍者曰：‘君大勝楚而有憂色，何也？’文公曰：‘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惟聖人。若夫詐勝之徒，未嘗不危，吾是以憂也。’此得志而恐驕也。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，辯其言，說其義，正月之朝，令具太牢，進之先祖。桓公西面而立，管仲隰朋東面而立。桓公曰：‘吾得二子也，吾目加明，吾耳加聰。不敢獨擅，進之先祖。’此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。由桓公、晉文、越王、勾踐觀之，三懼者，明君之務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溫溫恭人，如集于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」此言文王居人上也。

楚莊王賜其羣臣酒。日暮酒酣，左右皆醉。殿上燭滅，有牽王后衣者。后抶冠纓而絕之，言於王曰：「今燭滅，有牽妾衣者，妾抶其纓而絕之。願趣火視絕纓者。」王曰：「止！」立出令曰：「與寡人飲，不絕纓者，不為樂也。」於是冠纓無完者，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。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，乃罷。後吳興師攻楚，有人常為應行合戰者，五陷陣卻敵，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。王怪而問之曰：「寡人未嘗有異於子，子何為於寡人厚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先殿上絕纓者也。當時宜以肝膽塗地。負日久矣，未有所效。今幸得用於臣之義，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有淮者淵，萑葦淠淠。」言大者無不容也。

傳曰：伯奇孝而棄於親。隱公慈而殺於弟。叔武賢而殺於兄。比干忠而誅於君。《詩》曰：「子慎無辜。」

紂殺王子比干，箕子被髮佯狂。陳靈公殺泄冶，鄧元去陳以族從。自此之後，殷並於周，陳亡於楚，以其殺比干、泄冶，而失箕子、鄧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魏至。於是興兵而攻齊，棲閔王於莒。燕度地計眾，不與齊均也。然所以信意至於此者，由得

士也。故無常安之國，無恒治之民，得賢者昌，失賢者亡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明鏡者，所以照形也。脩往古者，所以知今也，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，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，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。太公知之，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。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，尚如是其厚也，而況當世之存者乎？《詩》曰：「昊天太憮，予慎無辜。」

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，襄王會之無以異，乃讓其友。其友曰：「夫薑桂因地而生，不因地而辛。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子之事王未耳，何怨於我？」宋玉曰：「不然。昔者齊有狡兔，曰東郭鵴（右為兔），蓋一日而走五百里。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，亦一日而走五百里。使之瞻見指注，雖良狗猶不及眾兔之塵。若攝纓而縱紲之，則狡兔亦不能離也。今子之屬臣也，攝纓縱紲與？瞻見指注與？」其友曰：「僕人有過，僕人有過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將安將樂，棄予如遺。」

宋燕相齊見逐，罷歸之舍，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，曰：「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？」陳饒等皆伏而不對。宋燕曰：「悲乎哉！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！」陳饒對曰：「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，君弗能用也。君不能用，則有不平之心。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。」宋燕曰：「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？」陳饒對曰： 「三斗之稷不足於士，而君雁鶩有餘粟，是君之一過也。果園梨栗，後宮婦人以相提擲，而士不曾得一嘗，是君之二過也。綾紈綺穀，靡麗於堂，而士曾不得以為緣，是君之三過也。且夫財者，君之所輕也。死者，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行君之所輕，而欲使士致其所重，譬猶鉛刀畜之，而干將用之，不亦難乎？」宋燕面有慙色，逡巡避席曰：「是燕之過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或以其酒不以其漿。」

傳曰：善為政者，循情性之宜，順陰陽之序，通本末之理，合無人之際。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。不知為政者，使情壓性，使陰乘陽，使末逆本，使人詭天，氣鞠而不信，鬱而不宣。如是則災害生，怪異起，羣生皆傷，而年穀不熟。是以其動傷德，其靜亡救。故緩者事之，急者弗知，日反理而欲以為治。《詩》曰：「廢為殘疾，莫知其尤。」

魏文侯之時，子質仕而獲罪焉，去而北遊，謂簡主曰：「從今已後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。」簡主曰：「何以也？」質曰：「吾質樹堂上之士半，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，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。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，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，邊境之人劫我以兵，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。」簡主曰：「噫！子之言過矣。夫春樹桃李，夏得陰其下，秋得食其實。

春樹蔌藜，夏不可採其葉，秋得其刺焉。由此觀之，在所樹也。今子之所樹，非其人也，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無將大車，惟塵冥冥。」

正直者順道而行，順理而言，公平無私，不為安肆志，不為危歕行。昔衛獻公出走，反國及郊，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。太史柳莊曰：「如皆守社稷，則孰負羈縶而從？如皆從，則孰守社稷？君反國而有私也，無乃不可乎？」於是不班也。柳莊正矣。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「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，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。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，死不當治喪正堂，殯我於室足矣。」衛君問其故。其子以父言聞。君造然召伯玉而貴之，而退彌子瑕，徙殯於正堂，成禮而後去。生以身諫，死以尸諫，可謂直矣。《詩》曰：「靜恭爾位，好是正直。」

孔子閑居，子貢侍坐，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。孔子曰：「善哉！爾之問也。為人下，其猶土乎。」子貢未達。孔子曰：「夫土者，掘之得甘泉焉，樹之得五穀焉，草木植焉，鳥獸魚鱉遂焉。生前立焉，死則入焉，多功不言，賞世不絕。故曰：能為人下者，其惟上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賜雖不敏，請事斯語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式禮莫愆。」

傳曰：南假子過程本子，本子為之烹鱷魚。南假子曰：「吾聞君子不食鱷魚。」本子曰：「此乃君子不食也，我何與焉？」假子曰：「夫高比所以廣德也，下比所以狹行也。比於善者，自進之階。比於惡者，自退之原也。且《詩》不云乎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吾豈自比君子哉？志慕之而已矣。」

子貢問大臣。子曰：「齊有鮑叔，鄭有子皮。」子貢曰：「否。齊有管仲，鄭有東里子產。」孔子曰：「然。吾聞鮑叔之薦管仲也，子皮之薦子產也，未聞管仲子產有所薦也。」子貢曰：「然則薦賢賢於賢。」曰：「知賢，智也。推賢，仁也。引賢，義也。有此三者，又何加焉？」

孔子遊於景山之上，子路、子貢、顏淵從。孔子曰：「君子登高必賦。小子願者，何言其願。丘將啟汝。」子路曰：「由願奮長戟，盪三軍，乳虎在後，仇敵在前，蠡躍蛟奮，進救兩國之患。」孔子曰：「勇士哉！」子貢曰：「兩國搆難，壯士列陣，塵埃漲天，賜不持一尺之兵，一斗之養，解兩國之難。用賜者存，不用賜者亡。」孔子曰：「辯士哉！」顏回不願。孔子曰：「回何不願？」顏淵曰：「二子已願，故不敢願。」孔子曰：「不同，意各有事焉。回其願，丘將啟汝。」顏淵曰：「願得小國而相之。主以道制，臣以德化，君臣同心，外內相應。列國諸侯，莫不從義嚮風，壯者趨而進，老者扶而至。

教行乎百姓，德施乎四蠻，莫不釋兵，輻輳乎四門。天下咸獲永寧，蝘飛蠕動，各樂其性。進賢使能，各任其事。於是君綏於上，臣和於下，垂拱無為，動作中道，從容得禮。言仁義者賞，言戰鬬者死。則由何進而救？賜何難之解？」孔子曰：「聖士哉！大人出，小子匿。起，賢者伏。回與執政，則由賜焉施其能哉！」《詩》曰：「雨雪麃麃，嘒晛聿消。」

昔者孔子鼓瑟，曾子子貢側門而聽。曲終，曾子曰：「嗟乎！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，邪僻之行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？」子貢以為然，不對而入。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，應難之狀，釋瑟而待之。子貢以曾子之言告。子曰：「嗟乎！夫參，天下賢人也，其習知音矣。鄉者丘鼓瑟，有鼠出游，貍見於屋，循梁微行，造焉而避，厭目曲脊，求而不得。丘以瑟淫其音。參以丘為貪狼邪僻，不亦宜乎！」《詩》曰：「鼓鐘於宮，聲聞于外。」

夫為人父者，必懷慈仁之愛，以畜養其子。撫及其有識也，必嚴居正言，以先導之。及其束髮也，授明師以成其技。十九見志，請賓冠之，足以成其德。血脈澄靜，娉內以定之，信承親授，無有所疑。冠子不詈，髦子不笞，聽其微諫，無令憂之。此為人父之道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父兮我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」

上一篇　回目录　下一篇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